

## 王士元教授專訪(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六日)

### **葉教授:**

我們很高興今天請到王士元教授來此。我先來介紹一下。王士元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偉倫研究教授，同時隸屬於東亞研究中心、翻譯學系及語言學暨現代語言學系。

進入中大前，王教授於 1966-1994 年間擔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語言學系教授，並於 1996-2004 年間擔任香港城市大學語言工程講座教授。王教授是位卓越的學者，他的影響和貢獻在海內外都備受肯定。他也是位開創者，成立了俄亥俄州立大學的語言學系和東亞研究學系，並擔任兩系的首位系主任。他還創辦了《中國語言學報》，是漢語語言學發展上的核心功臣。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於 1992 年首創時，他就被選為會長，現在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柏克萊時期，他擔任過趙元任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Chao Yuen Ren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主任及研究院教授直至 2000 年。

王教授至今獲頒的榮譽、獎項無數，包括古根漢獎金(Guggenheim Fellowship)、兩次的史丹福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at Stanford)獎金、瑞典國家教授(National Professorship)獎助、意大利貝拉喬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at Bellagio)訪問研究學人、京都國際高等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獎助。他也是北京大學榮譽教授。

他的著作等身，遍載專業期刊學報、百科全書條目、以及科普雜誌上，包括《美國科學人》(*American Scientist*)、《自然》(*Nature*)、《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臺北的《科學人》和北京的《科學中國人》。他的文章曾以中、英、法、德、意、日文等語言刊登。

他最近榮獲的獎項包括北大頒發的榮譽教授，及臺灣的金語言獎(Golden Language Award)。近幾年來，王教授與生物學家和電腦科學家合作，共同探討語言起源及語言分化的模式。他在中大繼續著跨學科視野的研究，觸角廣及工程學、語言學和生物科學。

王教授你好，恭喜你最近獲得的榮譽。我們都替你高興。你願意和我們分享一下嗎？

### **王教授:**

我這個月真的是非常幸運。四月九日，也就是幾個禮拜前，我去了北京，得到了北大頒發的榮譽教授頭銜。我在北京有許多朋友，因此很高興跟他們重逢。上個禮拜，我去了臺灣。臺灣科技大學舉辦了一場國際應用語言學研討會，並頒了個金語言獎給我。

### **葉教授:**

真是無比的榮耀！

**王教授:**

能獲得大家的肯定的確值得高興。

**葉教授:**

沒錯。我們想聽你談談《中國語言學報》的沿革。你是這個知名國際學報的創辦者，一開始草創階段是什麼情況？是什麼啓發你使你創辦這個學報的？

**王教授:**

那是 1970 年代，1973 年，在北大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同時邀請下，我第一次有機會回到中國講學。當我再回到柏克萊時，我體會到那時中國已有許多出色的語言本質的研究，其傳統甚至可溯及兩千年前。但是這個研究傳統卻從未和國際上的語言研究有過充分的學術往來。所以當時我找了柏克萊的院長談，他對我的建議很是贊同。有了院長室的支持，我們就開始辦學報了。一開始，的確是相當簡陋、克難的。我們得用手寫方式處理漢字，因為那時還沒有中文文書處理器，所以很像在修車場打雜工一樣，但後來各地的支援越來越多，學報運作終於慢慢趨於穩定，我也很欣慰。兩年前，中大表示願意接手出版學報，所以我們便把編輯部搬至校園內。因此基本上現在的學報有兩個總部：一在柏克萊，二在中大這兒。

**葉教授:**

可以跟我們談談早期創刊的日子嗎？那時曾遭遇哪些問題，又如何克服那些障礙？

**王教授:**

那年頭是個很難在政治立場上取得中立的時代。也許有人以為，學術性的刊物不應該有這個問題的，但那時我覺得，既然大部分的研究，尤其是漢語研究的學者多在大陸，所以學報應該採用簡體字和漢語拼音。這樣的決定卻讓臺灣的政權很不高興，所以我的學報便被列入了黑名單。我在臺灣的許多好友，都無法輕易看到《中國語言學報》，我自己在那段時間內也成了不受臺灣當局歡迎的人物。但這些當然都隨著時間過去了，我想現在這個學報在海峽兩岸同樣受到歡迎與支持。

**葉教授:**

你可以說是在背後統合這一切的一股力量。你才剛在臺灣獲獎，這表示北京和臺灣都肯定你的貢獻。

**王教授:**

是的，我認為海峽兩岸的政治分歧其實都是人為造成的，政治上的產物不應在學術上起作用。所以當時在柏克萊，我很早就有機會把兩岸傑出的學者聚在一起。一開始他們跟

對岸的學者接觸時，好像很不自在，但慢慢地，大家都體認到，學術歸學術。

**葉教授:**

你可以說說學報發展的幾個重要里程碑嗎，也許從中國語言學的大框架下來談？

**王教授:**

我覺得趙元任教授對中國語言學的影響功不可沒，所以我們發行了第一期學報後，我個人感到很驕傲，便親自拿了一本到趙教授山上的寓所去送給他，而且書的扉頁上就寫著：「獻給趙教授」。他那時非常高興。

**葉教授:**

可以告訴我們你和趙教授在柏克萊共事的經驗嗎？

**王教授:**

我個人是非常仰慕趙教授的。他是個很內斂的人，話不多，但一旦開口，說的東西總是發人深省。趙太太則是個活躍的女性，頗有自己的一段歷史。我記得她會指著丈夫說：「你看，你寫了多少篇論文，多少本書，而我只出了一本食譜，你的讀者卻沒有我的一半多。」她的食譜叫《中國菜怎麼煮怎麼吃》(*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他們住在柏克萊的山上，有一次我到他們家作客，那是剛認識他們不久後，他們的房子有三層樓，我上樓要去洗手間時，找不到電燈在哪裡，所以就摸黑進了廁所去洗手，突然間竟聽到浴缸裡有水花濺起來的聲音，嚇了我一大跳。我於是摸索著要開燈，終於找到了，開了燈後，我看到浴缸裡養了三四條大魚，在那裡游著而濺起水花。趙太太很喜歡烹飪，如果偶爾有客人造訪，她就上樓到浴缸裡撈一尾鮮魚上來煮。趙先生則花很多時間彈琴，所以他家是個音樂世家，最明顯的影響是他們的女兒卞趙如蘭，她算得上是結合西方音樂與中國音樂的大師之一。而且我剛剛才聽到妳說，趙如蘭捐了不少音樂收藏給中文大學。

**葉教授:**

她其實把畢生收藏的音樂書籍、樂器、樂譜等文物都捐給了中大，我們都很感謝她。我想所有中大人都會很感謝她的。

**王教授:**

一定是嘆為觀止的一筆收藏。

**葉教授:**

趙如蘭的音樂細胞遺傳自父親趙元任，但趙先生除了懂音樂，也是個數學家、語言學家，你似乎也跟他一樣興趣廣博。

**王教授:**

我想自己深受他做學問的方法影響。趙先生在哈佛大學的數學物理系拿了學位，卻做了許多語言和音樂的研究。二十世紀中葉在中國很受歡迎的一首歌〈教我如何不想他〉，就是他作曲的。趙教授辭世後，當《語言》(*Language*)要我寫一篇他的頌詞時，我想到最好的頌詞結尾，莫過於刊出他所寫的歌來。《語言》告訴我他們從不印樂譜的，可是當時的主編是我一個好朋友 Bill Bright，我於是說，為趙教授破例一次吧，他便答應了。所以他們在我寫的頌詞結尾，把歌曲的最後那一句以五綫譜的形式刊了出來。

我想語言研究的確是最恰當的跨學科研究。趙教授本身就是個絕佳的例子。我以為，做學問最終的目的，還是在找出我們是誰，人類是什麼。人之所以為人，最獨一無二的特點就在於語言。如果你只從一扇窗看語言，只會看到一部分；如果從另一扇窗看，又會看到其他部分。這就好比瞎子摸象一樣。可是如果我們透過許多窗口來觀察，把這些不同的信息結合在一起，就能看得更全面清晰些，更深入了解語言為何物，藉此也得以更深入理解人類的本質。

**葉教授:**

所以這是驅使你從事研究的一股動力。目前就語言的起源而言，有些什麼新發現和重大成就？中國語言學和探索語言起源之間，又有些什麼關係呢？

**王教授:**

我在語言學方面所接受的早期訓練，尤其是在密西根大學當研究生時，對於語言是什麼，學界仍充斥著歐洲新語法學派的觀點，也很受索緒爾(Saussure)對語言系統看法的影響。那時，我也很為達爾文的演化論成就所著迷，當我透過演化論看語言時，發現語言間存在諸多差異，諸多變遷。新語法學派所說的音變是沒有例外的，而布隆菲爾德(Leonard Bloomfield)也說過，音變的單位是音素。所以我提出實驗性的想法，也許是詞彙在變。一旦共有同一個音素的許多詞彙重組了，看起來就會像是音素改變了。我所提出的這個看法，很多同事就稱為詞彙擴散，從那時起，我又拓展了視野，繼而想到，也許不只是音在變，詞素、句法也會變，語言裡的任何改變都是由詞彙開始。我想持這種觀點的也許還是佔少數，不過卻值得從這種觀點來看語言。

**Matthews 教授:**

王教授，我知道你也曾受業於已故的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教授。他已經離我們遠去，也許你可以同我們分享一下跟他學習的經驗，或談談他如何影響你做學問。

**王教授:**

格林伯格對我的思想是另一個重要的啟發。我第一次和他見面的經驗特別有意思。那時我是哥倫比亞學院(Columbia College)的大一新生，格林伯格則是剛從非洲返美的年輕講

師。你也知道，常春藤盟校裡，大家都很莊重，教授總是西裝筆挺的，非常體面，跟我後來熟悉的柏克萊大不相同。有一次我選了格林伯格的課，第一節課不是平常那樣二三十個學生，只有五六個人，我們坐在課堂裡等著，上課鐘響都過二十分鐘了，才有個看似邈遠的年輕人抱著一大疊講義衝進教室來，他就是格林伯格。他完全高估了教室裡的學生，不管是學生的人數還是能力，他的講義上有個題目是某些非洲語言的構擬，那些語言我們聽都沒聽過，不過這表示他多麼投入自己的研究中，雖然我覺得那門課頗難，因為他偶爾會恍神地陷入沉思中，無視學生的存在，但我還是上得很有興致。

之後，我很幸運的還能跟他很親近，因為我搬到柏克萊時，他已經搬到史丹福了，我們相距只有一小時。我常開車去探望他。你知道格林伯格是具備演奏水準的鋼琴家嗎？有時晚飯過後，他會坐在鋼琴前彈幾首優美的奏鳴曲給我們欣賞，我們也時常一起到史丹福的教員俱樂部去吃中飯，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研究能獲得他的認同。記得有一回，我的文章發表在《國際美國語言學報》(IJ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上，那篇文章談的是聲調，後半部探討了潮州話變調的現象，我知道潮州話是葉教授早年的語言。潮州變調是個很有趣的音韻現象，如果不看兩個短的入聲，共有五個長調。這五個長調如果變了調，那麼好像彼此追逐繞著圈跑一樣，所以有時就稱為閩語變調圈(Min tone circle)。

我當時很驕傲自己想出了一條優雅簡潔的規則，來描述這種變調圈。我志得意滿地要給格林伯格看，抓起史丹福教員俱樂部的餐巾紙就開始振筆疾書，格林伯格很耐心地聽完後，接著回答：「然後呢？」當時我非常震驚，因為我覺得自己的成就明顯擺在他眼前。格林伯格在問的，其實是個層次更深的問題。他說：「你給我看的是形式上的一招妙計，可是我對語言的本質學到了什麼，我從你的小聰明又能學到什麼關於閩語的本質？」我那天回家後垂頭喪氣的，想了又想，一想再想，突然領悟到他說得多麼正確。過度抽象、形式的東西，讓我們脫離了語言的實證基礎，也讓語言學研究誤入歧途。我再一次去探望格林伯格時，告訴他我終於懂他的問題了，他非常欣慰。

### **葉教授:**

趙元任和格林伯格都是語言學界屹立不搖的大人物，我想聽聽你對他們持久影響力的看法。你覺得他們對語言持什麼觀點？我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什麼？

### **王教授:**

我想從他們身上，可以清楚看出，語言不是個獨立自治的體系，而是深植於文化中，深植於人類文明、人類認知中。趙先生念的是數學物理，格林伯格拿的則是西北大學人類學的學位。他們兩人都為語言的研究帶進了有趣、有益的新視野。

另一個我有幸相交的大師級人物，是位人口遺傳學家，名叫 Luca Luigi Cavalli-Sforza。我可是費了一番工夫才記牢這名字的。

**葉教授:**

你的意大利語說得很好聽啊。

**王教授:**

有一次某人在柏克萊召集了一個會議。有人想主編一本書，Cavalli 也受邀寫一章講人類基因的，而我則負責寫語言。那本書後來一直沒有編成，但 Luca 和我卻成了好朋友。我們常彼此探訪，有時我開車南下，有時他開車北上，他讓我體會到，人類的史前史對於理解語言的史前史至關重要。人類行為的起源也可以啓發我們對語言起源的理解，反之亦然。

我學術生命中的這三個巨人，只有 Luca 還健在，我們有些人便一起籌劃替他爭取榮譽院士的頭銜，中央研究院通過了我們的申請，所以如果健康條件允許，Luca 今年夏天也許會到臺灣去，他將是中研院首批榮譽院士。我們都很替他高興。

**Matthews 教授:**

我記得你當初來香港的時候，已介乎退休階段，但你那時卻深入南中國從事少數民族語言的田野調查。可否告訴我們，是什麼因素推動你從事那些田野工作，那些調查又有些什麼發現？

**王教授:**

好的。我沒辦法想像自己會退休，因為我們做的研究這麼的有趣。其實早在我還在柏克萊時，就讀過中國一位人類學家費孝通的故事。費孝通是在一九三〇或四十年代去了廣西大瑤山研究瑤族。他跟新婚的太太一起到大瑤山去紀錄當地民族，是一段很動人的故事，但由於接連幾個意外，那次的田野工作讓他痛失愛妻，這件事給我很深刻的印象。之後，我認識了李方桂教授。李教授對中國的語言如何定位自有一套看法，而苗瑤語族的地位一直頗有爭議，應該歸為漢語嗎？還是南亞語系？或是南島語系？甚至是自成一語系？

費孝通的故事和苗瑤語言的爭議，都在我腦海裡盤旋，我在柏克萊時，已經試著做些田野調查，可是太不方便了。所以當我最後決定卸下柏克萊的教職時，我想這該是做田野的最佳時機。只要在香港定居下來，就離那些瀕危語言很近了。所以我才搬到香港沒多久，立刻就與南開大學的石鋒教授及幾個研究生前往大瑤山，錄了很多瑤的語料。那時起，我們的興趣也拓展到雲南的許多語言。我在城市大學有過一個很傑出的學生，現在已經在北大任教了，他是汪鋒，他就研究了另一個備受爭議的語言—雲南的白語，研究它的歸屬問題，以及一些相關的歷史語言學的理論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些語言在兩方面特別有意義。一方面，我們得要解決語言演化的科學問

題，知道什麼是縱向傳遞，什麼是橫向傳遞。另一方面，我們也該留意那些快速消失的語言。那裡的人告訴我，只要多鋪一條柏油路，就會丟失一種語言。因為村民一旦嗅到了外面發財的味道，通常就不太願意傳承自己的文化遺產，傳承自己的語言。一旦失去了一種語言，也就失去了一種文化。這就是促使我深入那些村落的原因之一，也是我一開始為什麼會橫渡太平洋在此落腳的原因之一。

### **葉教授:**

你知道我們語言學暨現代語言學系還算是很年輕的學系，因此我們很希望好好訓練下一代的語言學學生。你能否給我們一些建議，一些睿智的話語？我們該如何訓練他們，讓他們既有理論的基礎，又能實際應用語言學的知識？

### **王教授:**

我想，一個人如果有活躍的求知欲，應該不需要太多動機就會去研究語言，因為這是理解人類本質最有趣、最有挑戰性的知識領域。不過很不幸的，許多語言學系，尤其是在美國，對語言學一直有一種誤解，大家都急於追求最時髦的東西。他們把全副精力與功夫，都放在追隨最流行的理論、寫出最新穎的公式上。這就像我前面所說的要小聰明，但卻把精力遠離了真正的語言本質。

剛剛我還在翻閱你和 Steve 兩人所寫非常好的關於雙語兒童那本書，我覺得這就是個可貴的貢獻，因為這本書正是理論與實際並重。這兩者原本就分不開的，猶如銅板的兩面。所以這本書榮獲 Leonard Bloomfield Prize 的確是實至名歸。就像 MacWhinney 和 O' Grady 在書的封面上所提，你們的研究是個突破，因為許多人談雙語研究時出發點很不同。我翻看了幾章，發現每次 Sophie 指正 Alicia 時，她的話總是很有見地，為我們如何看待語言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觀點。所以我認為，語言習得是了解語言為何物的基本課題，而漢語的研究圈又特別肥沃，因為有這麼個實驗室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Steve 的興趣在語言類型學，還有我們之前談過的瀕危語言。那又是另一個及時、重要、不容忽視的課題。我自己最近越來越感興趣的，是語言生物基礎的問題。每個孩子發育的階段大體是一致的。什麼時候他開始更深入自己的母語，而漸漸地分不清其他語言間的差異？最早的詞彙是何時出現的？最早的句型構式又是何時開始的？這些發展都不是偶然的，而是與大腦的成熟過程密切相關。所以，我們越是知道大腦如何處理語言這麼複雜、精密的東西，就越能了解語言。我覺得這些研究語言的實證方法都應該好好配合。

### **葉教授:**

的確。這一點相當重要，尤其是當我們去各校宣傳、推介語言學時；我們希望大眾和學生們都知道跨學科的語言學有多重要。語言學在人文學科裡可以說是非常獨特的，在科學中也是，我們可以說是人文學科裡最科學的一門學科。

**王教授:**

說得非常好。

**葉教授:**

我們(語言學)是科學與人文的橋樑。除了你，我們也找不到更能具體代表這種跨學科研究的最佳人選了。你是跨學科研究中最核心的人物，因為你曾經與工程師、生物學家、遺傳學家合作從事過這麼多研究，當然更別說和其他領域的語言學家合作了。我想語言學的未來要能蓬勃發展，就必須積極從事跨學科的學術追求。

**王教授:**

我完全同意。我認為只有看到各學科之間的新聯結，知識才能進步。一旦我們看到了新聯結，並把原本不同領域的兩個學科整合起來，那就是智識上的一大革命。我覺得科學史就是循著這樣的軌跡前進的。當我們理解，天體的運行和蘋果的往下墜受到同樣引力驅使，那是科學上的一大突破。當我們明白，電和磁基本上是同一種現象，只是以不同的頻率在運作，那也是一大突破。當人類了解，我們可以研究同位素的放射性衰變，並應用在樹木和頭骨上以研究人類史前史，那又是一大突破。當 Swadesh 說：「也許我們也可以這樣研究語言，用基本詞彙法來替語言分歧定年」，那也是一個突破。可是語言比樹木、頭骨複雜得多，因為它是種人類行為，人類行為總是比物理現象存在更多變數。不過，正是跨學科的視野才把這些看似不相關的事物結合起來，賦予我們增進知識的絕佳機會。我覺得語言正處在這一切的中樞。我認為系與系之間的分界是沒有意義的。這是考古系、這是語言學系、那是心理學系。我想知識應該一家親，只不過我們尚未把許多片段結合在一起罷了。

**葉教授:**

我們曉得你對語言和大腦、語言的生物基礎等課題深感興趣。請你談談這方面的研究。

**王教授:**

如果有人上健身房去鍛煉，那麼他的肌肉會變得強健結實。環境或經驗都會塑造我們的身體。如果有位鋼琴家時常在鍵盤上彈奏，我們可以想像他的大腦裡，控制手指頭動作的運動腦皮質，一定比一般人的大。現在假設有個小孩生下來就說一種語言，那個語言有自己的語音、詞彙、語法句型，這些都是眾多的經驗與練習，遠多於那位在鍵盤上練琴的鋼琴師。那麼這些經驗會如何形塑他的大腦？這就是我想探索的大問題。語言怎麼塑造替語言服務的大腦？這個問題達爾文在他 1871 年的書裏已經提到。可是最近我們才有適當的研究大腦的科技。

漢語在許多地方獨一無二，最特別的是它有聲調，還有它不用字母，而有自己一套書寫系統。所以目前我們主要是用 EEG 的技術，來看聲調如何影響一個人對聲音一如對音



樂的感知。還有寫漢字也是，會不會影響我們對圖形模式的感知？事實上，我的同事彭剛上週末才從廣州回來，他到廣州幾個音樂學院去做實驗收集資料，看看說聲調語言的人是不是比較容易辨識絕對音高。這個問題最早是由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一位心理學家提出，名叫 Diana Deutsch。她最初發現，好像有此可能。我們想驗證她的想法是否屬實，所以我們大規模的採集樣本。要是我們能大致理解一個人說的語言如何形塑他的大腦，而大腦又如何塑造我們的行爲，那麼我想，就是語言學對理解人類所作的一大貢獻了。

**葉教授:**

真的很有意思。也許再過十幾二十年，我們會有越來越多這方面的研究成果。

**王教授:**

我深深期盼的確如此。

**Matthews:**

你可以說是追隨著趙元任和格林伯格的典範，把語言研究和我們可以從音樂家身上所習得的東西相結合。

**王教授:**

是的，而且我覺得我們有能力做得比他們更好，因為我們現在有新工具了。想想伽利略要是沒有望遠鏡怎麼辦。如果沒有腦造影技術，要怎麼研究大腦呢？我們研究大腦所需的望遠鏡其實是二十、三十年前才開始有的吧。所以這個新科技，的確讓今日的研究進展與從前的不可同日而語。

**葉教授:**

你給我們帶來了一本書。這是本非常重要的書，叫《永遠的 POLA》。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王教授:**

POLA 是一個破破爛爛的老房子，在加州大學的校園裏。POLA 是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的簡稱。是那個時候我們在加州作研究的時候沒地方，因為語言學系那座樓已經住得滿滿的了，所以他們就給我一座破房子叫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中國語言學報》就是在那兒開始發刊的。我們有那一塊地方以後，很多對中國語言學有興趣的朋友經常來看我們，所以差不多每半年、每年我們就開會，開一個非常輕鬆的、非常隨便的會，比方曾志朗差不多一開始的時候就經常來，朱德熹、林燾、馬學良從北京；梅祖麟從康乃爾(Comell)；丁邦新從台灣。所以書名《永遠的 POLA》也許是曾志朗建議的，他很喜歡那種非正式卻深入交流的精神。

**葉教授:**

非常有意思。

**王教授:**

非常有意思。對，是一種精神。

**王教授:**

他說他回台灣之後希望能夠培養出一個像 POLA 那樣的地方，再重複那種精神，但是後來他沒有能夠繼續下去，因為他做了校長，又做了教育部的部長了，就沒有時間了。

**葉教授:**

裡頭有一個樂譜，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王教授:**

哦，在哪裡呀？

**葉教授:**

是一首歌，叫「秋之歌 Autumn Song」。

**王教授:**

對。

**葉教授:**

詞跟曲就是王士元教授作的。可能很多人不曉得你也是一個作曲家。

**王教授:**

我不大懂這個東西，不過我有時候自己哼哼嘛，哼的時候我覺得有些調子，加一點詞就不錯，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加幾句英文詞。後來曾志朗來他說，誼，讓我把它翻成了中文，我覺得他的中文翻的比我的英文好得多，所以他們就把它放在這本書裡。好像他們也放了一個照片。

**葉教授:**

那你培養了不同年代，很多中國語言學裡頭的學生，還有後來成為很有影響力的專家，散佈在不同的院校裡頭，可以也說一說。

**王教授:**

我覺得這一方面最讓我高興的就是一來的時候他們是學生我是老師，不過一年…過了一兩年慢慢的我們就變了很好的朋友，況且這些朋友，是幾十年的朋友，不只是他們讀書

時候的朋友。有過一些非常傑出的人才。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時候，第一個博士生是一位日本人，他叫橋本萬太郎，日語讀法是 Hashimoto Mantaro。那個時候我很年輕，他比我大兩、三歲，雖然我是他的老師，但是他很多地方懂得比我多，他是在日本學漢學，所以很多中國傳統的學問他都很了解。從他算起，我收過的博士生現在該有四十個左右了吧。

### 葉教授：

謝謝王教授送一本書給我們。這本書的書名很有意思的：《永遠的 POLA：王士元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裡頭大多是王老師他那麼多年來培養出來的非常優秀非常有影響力的一班專家學者，他們對王老師的一種致敬。那我們請王老師來介紹一下。裡面還有很多很精彩的圖片。

### 王教授：

這本書是我兩個好朋友編的。何大安那個時候是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的所長。那麼曾志朗可能那個時候是台灣的教育部部長。他們兩位都是非常傑出的學者。何大安對於漢語的歷史是權威。方言、雅言，種種傳統語言學當中的精髓，他都是掌握得非常好。曾志朗是一個心理學家。他好像是一九七十多年間，到柏克萊來看我，我第一次跟他見面。他說，你們語言學家為什麼只是研究口語，為什麼一點都不注意文字。我說，啊，你是心理學家，你注意文字，我在旁邊，能幫什麼忙就幫什麼忙。那個時候呢，大家以為，漢字啊，因為不是字母拼出來的，好像直接看著字就達著語義，根本不經過語音的。曾志朗說，這個大概不對。所以他就跟我做了一些很有趣的實驗。他很會做實驗。我就在旁邊，幫了他一點。

那麼，那個時候，那篇文章叫做 Speech Recoding in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s，是 1977 年。那個是漢語閱讀的第一篇比較科學性的文章。從那個時候起，很多文章就研究這個問題：我們看漢字的時候，到底有沒有語音在裡頭。這裡頭有很多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不能夠一一而及。比方，洪蘭，就是曾志朗先生的夫人，她也是個非常好的心理學家。謝信一是我一個非常好的朋友。他又是語言學家又是個詩人。他在夏威夷大學出了好幾本非常美的詩。丁邦新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經過多次的討論，我覺得我們有很多非常相同的地方。這裡文章相當多，我不能夠每個都談。

我剛才講到了丁邦新，他是我四十多年的好友。那個時候我跟鄭錦全有一篇文章是講一個閩方言。那個閩方言叫做潮州。潮州裡面的聲調，正在變化。我們覺得那個變化其實就是一種詞匯擴散。我們這個看法也得到當時美國語言學會會長 Bill Labov 的認同，他在當年的年會致詞上就認可了那個詞彙擴散現象。可是丁邦新提醒我們那個時候沒有考慮到外來的方言接觸的影響。我覺得他說得很對。後來有別的材料看得到了，我們就繼續研究這個問題，其實丁邦新講的也對，我們本來講的也對。所以我們現在對於潮州的這個變化，有更深入的了解。每個語言裡頭都有不同的層次。閩南話裡頭就有很多層次。

況且這些層次的互動，滲入了每一個個別的音節。比方我們如果把一個方言裡面分文、白兩個層次，那麼同一個音節我們可以把它分三部分：聲調、聲母、韻母。有的音節呢，聲調是文，聲母跟韻母是白。有的音節呢，聲母是文，聲調、韻母是白。所以三個東西，每一個可能有兩個值，二的三次方是八，八種可能都有。連金發研究了這些現象，把它叫做雙向擴散，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

Matthew Chen（陳淵泉）現在是，我覺得是，Tone Sandi 聲調變化的一個權威了。他一步一步研究了很多不同的方言裡面的變調。Weera Ostapirat，這是一個泰國名字。但是他是一個在泰國的華僑。我這個發音不準，所以我就叫他許家平，一個中國名字。他研究侗台語，是一種南亞語系。沈鍾偉研究蒙古字韻。我看這裡頭也還有很多相片。有兩張是 2004 年我到北京的清華，去講演。前幾天，我得到了一個好消息。就是我到那去講演之後，很多人聽了覺得很興奮，很有意思。他們最近，大概今年年底，會出一本很大的書，關於語言演化跟大腦的關係。由江銘虎、王琳兩位老師主編，收集了大概有四五篇文章。我現在正在幫他們看一看裡面有沒有什麼需要更改的地方。所以我到一些地方去，有時候他們之後會說，王先生又來給我們播種了。是的，有時候的確像是在播種。因為，一般我的朋友年紀大了聽不進去什麼東西，但是很多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一聽進去他會感到很興奮，他會覺得要努力了，這是讓我非常高興的一件事情，也是教書所特有的一種樂趣。

#### **葉教授：**

這個是使得我們非常興奮的，聽到你的工作，你的演講在那麼短的時間之內就有很大的影響力。我們想請王老師也說一些話來鼓勵我們這新的系，語言學暨現代語言系，還有我們很多年輕的學生，他們要進入我們這個學科，應該如何去面對各種各樣的挑戰。

#### **王教授：**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很高興葉老師關心這個問題。因為一般的人他只管他自己的事情。我覺得我們有責任要往遠的地方看。我覺得往遠的地方看，香港是一個非常非常理想的地方。因為一，它有中國語言學的兩千年的傳統在這裡；二，它充分的得到西方的種種語言學的成就、理論。所以把這兩個合併在一起，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希望的辦法。我創辦《中國語言學報》的時候，就講過這些話。西方語言學和中國語言學，讓它們百川匯流吧。我覺得香港在這方面是一個最理想的，讓這兩個傳統匯流的地方。

我們知道，現代語言學大概可以說是從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 1786 的那個講演開始。以後呢，語言學最精彩的發展，都是在歐洲。比方 Schleicher, Brugmann, Verner，這些偉大的語言學家都在歐洲。所以我們可以說 19 世紀的語言學基本是在歐洲，歐洲領先的。那麼 20 世紀呢，就不一樣了。尤其是像 Leonard Bloomfield, Edward Sapir, Joseph Greenberg，以及從俄國去美國的 Roman Jakobson。先是結構語言學，又是生成語言學，

等等。基本上 20 世紀是美國領先。所以我一直最大的願望，就是 19 世紀是歐洲，20 世紀是美國，21 世紀能不能到我們這來。所以我覺得這些年輕人，一，他們工作要有方向，要有歷史感、使命感；二，我們大家在一起，要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是不是能夠讓 21 世紀的語言學跟一些相關的學科緊緊地結合起來，做得更科學，拿東亞，拿中國，拿香港，做一個語言學的國際學術中心。這就是我最希望能實現的。

**葉教授：**

哇這個太好了，我都沒有想到。王教授的願景，他的願景裡頭有這麼一個崇高的看法。就是我會看到現在，無論是經濟還是很多領域裡頭，中國扮演的一個角色都是舉足輕重的。很多強國，很多領先的國家都往中國大陸看。那我們語言學也可以扮演這麼一個角色。

**王教授：**

是啊。那在朝這方面努力的時候，你們兩位的兒童雙語研究中心(Childhood Bilingualism Research Centre)有一個很重大的責任。

**葉教授：**

我們任重道遠。謝謝。謝謝王教授。